

主編者 再生週刊社  
發行者 再生週刊社  
社址 重慶豐學街十號

# 再生

第十二八期

(日五十二月八年八十二)

價目 零售每份五分  
預定三月五角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地址 重慶豐學街十號

## 南遊所見

(廿八年六月廿五)  
日在重慶大學講)

張君勳

前承葉校長請我來演講，因為南遊，當時不克踐約，甚為抱歉。今來即以旅行所見，與諸君一講。我此行所到之地，有滇緬公路，仰光，暹羅，西貢及河內。

滇緬公路，大眾都很注意它，自從上海，廣州相繼淪陷以後，益增其重要，因為中國與海上交通所取得聯絡的，惟有此路而已。路長：自昆明至滇邊計九三七公里，也就是全路最重要的一段。再自滇邊到仰光為九〇三公里。其中由昆明到大理的一段是早經鋪好的。此路工程之浩大，則不同於江浙的公路，更與川黔諸路有別，略的高度常在五千至六千公尺以上，甚至有高到九千公尺的，亦極平常。沿路的山，風化石多，因此鋪路石頭從遠道取來。每日在這路上工作的有十二萬人，以年計，便有四千三百萬個工。此為滇緬公路大概情形。

沿途風光，成為內地人所不經見，過大理時，有所謂月街。這在北方謂之「逢集」或叫「趕場」。到月街來交易，有西藏人，緬甸人，安南人，此外屬於雲南部落的有傣族，民家，古宗等，各帶其土產來互相交易，安南人帶來的有肉桂，藏人帶來的藥材，緬甸人帶來的翡翠，雲南通誌記載，月街的歷史很久，在唐時就有了自保山往西沿途的人種，更多為內地所看不到的。在此遇見一個土司，名方格之，能說漢語，服裝與內地人亦無大別。偶爾窺見他家中的婦女的服裝，就不同了。她們的服裝完全是傣族的打扮。問其祖先是自江西，「土司」這兩個字的意義，相當於酋長，英國人叫他「步保」(Sobha) 他有土地，有主權。在緬甸方面歸英人保護的，稱之曰緬

(Sobha) 國人對此等事向不大注意，讓他們各自為政，只要他們服從中國便算了事。這些土司的服裝與飲食，明明與傣族一樣，究竟何種人？語言如何？宗教如何？這一個很有問題的問題，多年來被「土司」二字掩蓋着，這不能不承認是我們對於外族缺少研究與認識。最初在中國邊界上，還感覺不到這個問題的重要，近到了英屬邊界看見英國人的許多調查報告，便覺得過去，是再也過不了的了。英國人奪取緬甸，最早在一八二四——二六年，一八五二年再取緬甸 (Bengal)，一八五五年又取得上緬甸，到了這時，緬甸全部歸英國了。

英國人統治緬甸，歐戰後有很大的變更。英國最初本以緬甸隸屬於印度。在許印度立憲之際，英國政府復派員來緬考察，以為應與印度合併與印度等。經考察的結果，決定分開，另設總督一人以治之。一九三五年頒布了緬甸政府組織法 (Govt. Of Burma Act)。在政府組織法頒布以前，有一個過渡階段，本由緬甸議會所掌的一部分事務，移歸緬人自理。依照一九三五年頒布的組織法，緬甸內

### 廿八期目錄

- 南遊所見 張君勳
- 目前民主國家對遠東感有的態度 張榮啟
- 美國當怎樣來制止侵略？ 成春譯
- 日本與英美法最近關係的檢討 張玉亭譯
- 英國的態度——總戰 介人譯
- 希特勒的反對黨 天一譯
- 值得回憶的一頁 (四) 裕庭
- 聖壇 天路

# 目前民主國家對遠東應有的態度

張紫敷

今日世界大局，無論歐亞遠東，都在爭潤第二  
次破壞人類文明的殘酷的大戰。民主國家爲了阻止  
未來慘絕人寰的戰爭的發生，(事實，這一戰爭的  
序幕，已由意德日揭開了。)組織反侵略集團，打  
擊法西向外擴張的野心。英法這一行動，却發生無  
限的力量，意大利對希臘的企圖，因爲英國態度的  
強硬，不得不放棄，希特勒東向的野心，因英美的  
聯合行動，暫時擱置了。雖然德意締結了政治軍事  
同盟，實並無重大意義，祇是對反侵略集團的姿態  
，把反共協定重新聯合聲明一下而已。這一政治軍  
事同盟中，缺少遠東的哥魯才——日本，他的政治意  
義，不容忽視，是見日本外交的苦悶了。民主國家  
英法美別無他，深知和平不可分割，一隅動搖，牽  
涉全局，所以集體安全制度必須適用於全世界，遠  
東的野蠻首先發動侵略戰爭，並且又是破壞世界和  
平的魁首，因此反侵略集團必須擴張到遠東，以英  
法蘇談判的成果來看，祇是時間問題。但是遠東問  
題甚至歐洲問題，如果缺少美國參加反侵略集團，  
無法順利解決。和平時期，英美法蘇領導愛好和平  
人們來維持，成爲目前迫切的需要！

日本經過我們二十三個月的抵抗，數十年儲蓄  
的實力，消耗了大半，財政經濟的困難，軍需原料  
的缺乏，已使日本的侵略戰爭，無法延遲下去。  
去年張鼓峯之役，日本無法遮掩他的陸軍的薄弱，  
最近我們報稱神戶，更證明敵人陸軍的力量了。但  
是日本仍蠻橫的實行他的大陸政策，在四方聯絡德

意兩個禍首，向英法美乘火打劫。這種強盜行爲，  
造成他的外交孤立地位。英法蘇正在進行組織反侵  
略集團，日本拒絕德意的邀請參加德意的政治軍事  
同盟，却在遠東大幹特幹即此便可透視日德意的微  
妙關係。德冷淡日本陣軍，張鼓峯一役，可爲明證  
，一旦歐洲戰事爆發，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是生來掣  
英法之效，這反是希特勒念念不忘的。但是日本的  
物質，仰仗英美，不敢明目張胆參加德意軍事同盟  
，增加仇敵。日本心理的矛盾，外交上增加很大的  
若悶。現在日本一方面在遠東施用硬幹的陰謀，一  
方面表演不參加德意同盟的講技，具有非常毒辣的  
用意。

五月十八日重慶各報聯合版社論論參戰與各國  
租界說：

「暴敵最近進攻各租界的行動，更趨積極  
，如佔領鼓浪嶼公共租界，卽爲一例。在天津  
方面則包圍英法租界，斷絕物質的供給，束縛  
居民的自由，其用綁架和暗殺的手段，危害租  
界內外人民的生命，造成恐怖的局面，這此  
行動皆爲武力佔領租界的前聲。在上海方面，  
則以敵僞大軍扼守租界的周圍，隨時皆可檢在  
交通，斷絕往來，造成控制租界的局勢。且迭  
次要求租界當局，予以搜查逮捕的便利，致吾  
國人民留居租界內者，陷於毫無保障地位，暗  
殺綁架的情事，已司空見怪。在漢口方面，  
則法租界孤立，更難抵抗敵寇的暴行。在過去

閣之上，關於外交，國防，幣制，宗教，統由英蘇  
督全權處理，其餘事務歸租人內閣處理及其各部自  
理。諒到總督和內閣，便想起我們在緬甸的活動。  
關於滇輸軍火，我們只須與總督交涉，不必管緬甸  
內閣。但有日本人對緬甸人宣傳。因 我們不得不  
稍稍轉變方向，在緬甸人身上稍用點功夫。

此後到緬甸便想與緬甸人往來，說明事實的真相，  
好容易想盡方法請來了幾位緬甸國會議員，宴  
會上坐在我旁邊的華僑說：「這班人，何必理他們  
。」當時有一緬甸人起立說：

「你們說什麼？我不懂。我身上是有中國血；  
但我此刻是以緬甸人的資格來的，假使中國人一向  
背像今天和我們酬應，我們也很樂意幫中國的忙。」

由他的話看來，華僑之不理緬甸人，因而引起  
緬甸國會議員的反感，於此可見了。

緬甸的國會分兩院，上院有三十六人，任期爲  
七年。下院有一三二人，任期爲九年。議員不全  
是緬甸人，有華人，有印度人。因緬甸有一兩百萬印  
度人，一部分由英國政府調來服務，的另一部分爲  
印度工人。英商人亦得選代表爲議員。華僑在此很  
多，所以華僑商會亦得選代表爲國會議員。

我曾與一個書舖老板談話，他言說爭過選舉，  
與各黨各派的人都很好。我住仰光不過三日，曾與  
上下院議長及各政黨領袖有過往來，我談話的內容  
，先就日人揚言轟炸緬甸一點而說，我說英國人種  
民地很多，譬如香港隣近廣東，日本飛機向不敢轟  
炸，更何從而談到轟炸仰光。日本人又說華工搶你  
們的飯吃。我說，華僑的目的在做買賣，現在沒有  
鐵路，來此的商人是靠海上交通的，可見沒有鐵路  
公路，中國人亦能來此。至於公路通後的雲南，還

年內，敵所用那迫迫逼以毒辣行動，可謂無微不至，與佔據已相若無幾。

近來封鎖長江沿海，險正時變，制英美大使館武官司必烈。特領天津租界。敵人這狂妄的行動，是在測驗英法美合作的程度，給德意或方便行事的機會。但是敵人發動戰爭，各國則要重抗讓，首先派水兵登陸，英法美不接降兩軍，三國派遣約一百五十名海軍陸戰隊，日本終於被迫退出鼓浪嶼，日本則試探德意進行行動，完全失敗！

天津事件，美國亦表示不能袖手，這也是給英日的一個打擊。但是英法美這次也還假借軍事，佔以小規模的軍事行動，仍不能對日本誠恐怕。日本在上海租界繼續其包圍政策，在天津進行，又以帶調英法美態度，以謀應付各國在租界問題。以往日本則利用德意飛機，英美法因互相猜忌亦僅能分別用平行政策以為應付，但今後趨勢，似已由平行而改爲合作。最近上海三大使與海軍司令之會議，及新加坡之英法軍事會議，皆其明證。

日本在遠東繼續其擴張而孔，向英法美張牙舞爪，這與他放出不參加德意同盟的囑咐有連帶關係。日本處心積慮折衷英法合作，即在削弱反侵略集團的威能，形成意德日包圍蘇聯的政策，日本兩種目的都未能達到，和平力量的發展，雖局促歐洲一隅，其擴張到遠東，並且美國必爲有力的一員，這是可以斷言的。日本不怕日法反英，中國的產生，端惟反侵略集團發展。蓋反侵略集團擴張於全世界，東西法西禍首，必將皆受包圍，日本受包圍之害，殆百倍於德意。蘇聯西部環境，受反侵略集團國家的保障，可以不加顧慮，在東京撒手的幫助中國抗戰，美國證據的東亞，即英法美三國海軍合作，同時美國中法德意等國，或專法法律，制

裁日本，此亦爲日本所最懼的，所以日本最近的鼓吹與德意，乃英法美三大民主國實力聯合的效果。而且天津方面假借英法美積極合作，亦必可順利解決。

日本用英法美，阻撓和平力量的發展影響大，這一力量繼續在歐洲生長發展，給遠東的影響，至爲重大。首先給日本的是，表現在她的外交的苦悶方面。如前所敘時，探測，。表現在國內方面。元老重臣反對參加德意政治軍事同盟，買好英法美，緩和其制裁，但是鼓浪嶼事件的教訓，給力主參加德意同盟的少壯的法西軍人，一重大攻擊的借口，所以現在敢開却「由兩派來風滿樓」，。國內，在外交上怎樣分派，侵略目標是不會改變的。日本目前政治外交，務得無措，實已說明日本在泥潭中的苦悶，民主國的聯合行動，對於日本的侵略，發生了極大効力，但是中國，二三十個月的抗戰，這一反侵略的力量，對於現時反侵略集團的組織，也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如果沒有中國人民二三十個月的抗戰功績，反侵略集團，或者就不會產生，英法美在遠東的權益，或者完全爲日本所併吞。如果反侵略集團，中國不得參加制國際安全制度就不算完全，因爲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同時又是反侵略最力的國家，中國的力量，天天在生長發展，她不但不是遠東反侵略的，抑且爲世界反侵略的重要力量之一。

和平不可分割，爲目前集體安全制度的基本原則，反侵略集團當本於此基本原則，討論遠東問題，而使反侵略集團之組織，擴大到遠東。蘇聯參加三國同盟，組織反侵略集團，是她的外交政策，可是蘇聯所感到邊境上的威脅，東方勝於西方，蘇聯參加反侵略集團，遠東這一破壞和平的履結，豈

一省的人口本來就少，他們是不會到仰光來尋工作的，我們的路上尚缺少做工的人，若使緬甸人能到中國邊境上來做工，我們是很歡迎的。

中國極南這一角，因爲有高山擋着，中國文化到緬甸邊上便停住了。以塔爲例；國內的塔秀麗而精緻，緬甸的塔，是中國而兩頭尖的，與內地大上尖的樣式不同。滿街都是黃衣服，飲食衣服一切都印度化了。因爲緬甸本身文化長成時，達到佛教，所以便接受了印度文化，但在緬甸人的姓氏方面，仍是單音字的。如緬甸前總理石廷福（B. B. Meaw），現大學教授長爲潘蒙丁（P. Panmuntin），與漢人的名字，真是五千年前共一家的樣子。

此行所見的民族甚多，我們能多加以注意，或可發現民族歷史上所未將見的現象，研究民族的盛衰興亡，各種族的優劣，在歷史上，人種學上，外交的立場上，都是很重要的。

### 第七廿期目錄

- 評「訓政與立國之道」 洪元
- 漢遊雜感（通信） 張君勳
- 今日刊物的使命 劉曉鋒
- 值得回憶的一頁 裕庭
- 土耳其之復興 抗爭錫
- 在波迦莊 天路
- 何應勳之死（兩幕劇） 劉曉鋒

館說，不同英法提出之理。據上月美國傳出來的消息，謂英法談判之遲緩，為因蘇聯向英提出關於遠東問題。所以反侵略集團擴大到遠東已成為可能與必要的了。美國具有龐大的力量，中國是反抗侵略與維護世界和平最有貢獻的國家，這兩個國家，應當是反侵略集團的重要分子。我們希望英法把反侵略集團迅速擴大到遠東，不但遠東可迅速的恢復了和平與秩序，英法在華利益，亦可因而得永久的保障。

目前尖銳的對峙者，反侵略集團，和侵略集團，我們站在反侵略的崗位上，利用國際的客觀條件，加強我們的外交活動，必須注意的；遠東問題的解決，應當和中國磋商，這是今後我們外交前提，首先努力的，中國在遠東的地位，任何國家不能忽視的，所以各國對於解決遠東問題，又須尊重中國意見。中國抗戰二十個月，能够獨立的把日本抗

## 軍事第一 勝利第一

### 擁護長期抗戰 爭取最後勝利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連綿不斷的所發生的各種事實，每一件事都向着戰爭來發展，侵略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判別勝負的屠殺，似乎是無可避免了。現在世界上的三個侵略國家，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合着步調向各民主國家進攻，凡以現實的眼光來觀察國際大勢的人們，無不承認，如果這三國的現狀和現行侵略不改變的話，世界和平就是空談，就是幻想。

這些法西斯國家的當局們，壓迫他們本國人民，把他們本國的老百姓的人權一剝到淨盡了，所以千方百計的統治本國人民的，無非把他們造成一種絕對服從的順民，卑使在他的指揮之下，任意發動侵略別國的戰爭。

法西斯存在底主要方式就是這樣。它採取別國的國家，用暴力手段的成果，用以製造本國的武力，所以說「法西斯就是戰爭」，這是一句現實的真話。

但是，今日的世界，有五十幾個國家并不希望戰爭，他們都痛恨戰爭，都害怕戰爭。可是戰爭却每天在他們國土上醞釀着進行着。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問他們對戰爭取的是什麼態度，而戰爭是現實在那裏進行着，他們所能取擇的地方，祇有一點是可能的，或者是為着保衛自己而戰，或者是供侵略者犧牲。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用怎樣有效的方法能够制止了侵略的戰爭。為實際的收得制止侵略的戰爭起見，必須把戰爭的行動在本質上認識清楚。許多人過於呆笨，認為「不宣之戰」不感為正式

## 美國當怎樣來制止侵略？

成春 譯  
Frank Fenling 著

的戰爭，這真是一種過於庸俗之見。實在有許多戰爭，雖然在手續上沒有宣戰，而其戰爭的結果却甚於宣戰而後戰的一般戰爭。比如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都是不宣而戰，可是結果呢，有的使國土被佔領，有的是國家滅亡。尤其是最近的例子，德國併吞奧國，併吞捷克，不但是沒有宣戰，甚至於是還沒經戰爭已經亡人之國了。現在戰爭的特點，法西斯侵略國家永遠是不宣而戰的，如必須要宣而後戰，則祇有由執行反侵略的民主國家來完成此種手續。

德日意三個法西斯國家的聯合，其目的無非是經濟的榨取，以聯合的行動，掠奪各處的軍需資源，藉以鞏固其侵略的軍事力量。世界反侵略的民主國參，如果還不能立即以武力制止侵略，則世界的前途祇有變成法西斯的火藥庫，而至於不堪救藥之境。

目前的局勢是這樣的，法西斯國家企圖着把他們的制度連貫歐亞兩洲，德日意最近締結同盟，在東西兩半球同時進行戰爭，其目的無非如此。

為着有效的制止侵略，集體安全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有一段大事，是值得引之為教訓的：比如今年三月，德國對英波蘭的野心問世的時候，英法兩國提出共同保障波蘭安全的辦法，這個辦法，不但對於波蘭沒有好處，對世界和平沒有好處，就是對於英法兩國，也等於是一種自殺政策。為什麼呢？因為英法兩國，單單的提出來保證波蘭的安全，而忽略了中國、西班牙與捷克，從而侵略的戰爭依舊在橫行無忌，而且還日見熾

大。在自然中有一個不易的真理，無論是個人，無論是國家，弱小的分子總在不斷的遭受攻擊與壓迫，而決定有一個共同的原理來保障它，那就全世界絕無安全了。

在目前，英法兩國由其施行這種短視的外交政策，已直接遭受很大的惡影響，而在將來，還有一個國家將受到比英法更大的惡果，那就是美國。日本所加於美國的威脅，今日最為嚴重，其程度甚於英法兩國在歐洲所遭遇的，日本以其武力佔領了那樣大的一塊中國領土，這件事情強迫的結果，將使美國不能不受的一天，所以在中日問題上，最關切的不是英國，也不是法國，而是美國。

要想削弱法西兩國同盟的威力，祇有各反侵略國家真實團結起來，才能够發生效力。而各反侵略國家合作的時候，必得各國到了被侵略國所迫至不得已的關頭，才能够合作起來，才能與蘇聯打成一片。到現在為止，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以他們的階級利益高於一切的時候，法西斯侵略國家，看清了這一層，祇有步步加緊的向前進攻，在世界各處為所欲為。

美國在中日戰爭問題上的態度總是對中國有幾分友誼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國務卿斯蒂芬孫說「爲着美國的安全，祇有幫助中國」，後來赫爾也主張過停止以飛機供給日本，美國民衆曾過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以致日美貿易大見削減。一九三七年原來日本輸入美國的商品價值爲美金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一九三八年而降至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美國輸往日本的貨物也同時減少了。

這種發動於一部分民衆的抵貨運動，實在是效力甚微的，必得有一個時期，美國政府與民衆合

作一舉，才能够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給中國以有力的援助。

然而什麼是有有效的方法呢？

第一，著者主張，美國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召回駐日美國大使，在日本侵略未停止前絕不恢復，使她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既沒有精神上的同情，更得不到物質上的援助，最後他在國際上必然失掉了立足的資格。

第二，著者主張，我們應當加強對於中國抗戰最後勝利信念，以此信念爲基礎，盡力與中國以軍事上的一切援助，去年十二月美國以兩千五百萬元貸與中國，那祇不過是表示美國對於中國抗戰的熱心贊助而已，可是在實際上這還是遠遠不夠的。美國應當以更多的資金借與中國，直至中國抗戰勝利爲止。幫助中國抗戰，各民主國家以實力來打擊侵略者，這是他們應盡的義務。

第三，著者主張，美國應當繼續其次貸白銀政策，直至中國抗戰勝利爲止。固然，因爲白銀政策的實施，使中國不得不脫離了銀本位幣制，並且於一九三五年遭受了很嚴重的經濟恐慌，可是在今天，收買白銀的政策，實在是足以幫助中國穩定金融，支持抗戰，所以維持收買白銀的政策，可以說是解放中國的必由之路。

第四，著者主張廢除美國中立法。舉德門的新法案所主辦的「現購自運」辦法，對於中國的抗戰毫無補益，因爲日本那樣國家，他有力「現購」，也更有「自運」，而在中國則力有所不逮，因此，若以幫助中國抗戰的原則，而來實施此種方案，這真是自相矛盾的。

舉德門的法案，以之適用於歐洲的盟國，那是可差勁算是公平，比如英國和法國，他們自然都有

力量做得到現購自運，而在中國却是萬分的不可能，也是在任何觀點上都是不公平的。中國的情形已經十分危急，我們的任務在於如何以有效的方法濟此燃眉之急。

第五，著者主張，以關稅政策，減少日本的戰鬥力，美國已經把這種政策施之於對付德國，現在應當趕快以此政策來對付日本，雖然這是時候較晚，但於事實上還是無補益的呢！

要想對於日本實施有效的經濟制裁，必須獲得英國與荷蘭的合作，英荷美三國對於日本經濟的前途，實在有決定的作用，如果對其實施制裁了，可以立時制止了她在遠東侵略的自爲。這首先必須在新加坡駐有充足的艦隊，能够堵住日本的海上交通，使她無法從荷屬東印度取得燃料與橡膠，這是處理遠東糾紛的唯一有效的辦法。日本海軍佔領海峽，已經說明了她對於新加坡所懷抱的野心，以及她這種行動所加於新加坡的嚴重威脅。假如有那一天，新加坡落到日本人手中了，即日美兩國的戰爭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短時間內所不能解決的。現在日本所聲言的，她要成爲舉世無敵的大海軍國家，在今天固然祇爲一句狂言而已。可是，假如一旦她對中國的礦產都開發了，她持有荷屬印度的汽油也取得了，日本必將成爲太平洋上最有實力的大海軍國，而美國將竭其全力與之爭奪太平洋上的霸權，在大西洋方面美國得不到與國相助的時候，則其結果如何，真難逆料了。我們制止日本向新加坡的進攻，祇有加強我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用盡各種方法削弱日本侵略力量。并且以舉世的力量，互相保證各國的安全與繁榮。

時至今日，歐洲列強如欲或欲進行動，自然可以結束了遠東的戰禍。同時上海，香港與呂宋也可

# 日本與英美法最近關係的檢討

張玉亭譯

Moscow News

平沼內閣今年初組成之後，世界輿論上便產生出一種不贊成輕視的評論來，咸謂：平沼登台組閣，日本今後毫無疑問地，對於各列強的關係，必定更加困難。

目前，日本公開地聲明撕毀了九國公約。英美法各國分致電與日本政府，措辭雖極強硬，但仍不能制止暴日的侵略，因為日本看見了他的夥伴在歐洲瘋狂的行動，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懲罰，更會鼓勵起他的侵略的舉行動。

日本怎樣對待英美法及英美法之應付政策今年開始的時候，日本不法侵略列強在華的權益，更形趨於更形無約束起來。日人在青島反對英人之行為，更形具體化而改變了舊觀，一變而為和英國經濟上不合作。現在他們正在那裏任意地逮捕英人，沒收英人的財產，封閉英人所經營的公司和商號。

英國對中國的輸出額指數，在一九三八年頭九個月內，較之一九三七年同一時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七，到了一九三九年，已占百分之四十七，降低為百分之十二了。

突然的，日本軍事當局又採用了過去一向為英美法及他自己所行的經濟侵略政策，而轉向英法兩個國家身上去了。香港不斷地遭日本飛機連續威脅，一及中國海南島給日本奪了去，這兩樁事件，至包含有很深刻的意義。

的確，這些事實已充分地證明了，日本對於英

法，早已出乎他們顧忌範圍之外了。張伯倫和達拉第現實主義的外交，已使法西斯蒂強盜對於所謂民主國家的重要利益，帶來了很嚴重不幸的災難。

據東京報告聲明：日本鐵道主義者，對於美國也是同樣地不肯容是放鬆過去。我還記得本年二月間，客沙 (Kagami) 代表所作的巧妙的演說，我適逢在下院預算委員會而聽到了海相米內對這個問題的答詞。

客沙米內說：現在美國流行一種謠言，說是日本將要佔領菲律賓，這謠言有事實的根據嗎？在日本海軍領袖米內含糊的答覆詞中，僅僅任意地解釋了「日本海軍和平的願望」幾個字，便否認了這種謠言的真實性。

最近日本海軍佔領了海南島，這便可說是日本「和平願望」的一個有力的例證。另外，我們還曉得日本「熱愛和平」的魔手，早已伸展到菲律賓的領土上去了。不久以前，美國其出版物，對於日本每年大量地移殖犯人至以一千以上的名額到菲律賓去，表示着莫大的驚駭。

美國現代史料雜誌，關於這樁事件會指出來說是在馬尼刺對於日本這樣大批地移殖犯人至菲律賓，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抵抗防禦的辦法。日本以為菲律賓的總統奎士 (Quins) 是最「同情和了解日本的思想願望」的一人。在不久以前，奎士正式地訪問日本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熱烈的歡迎。

日本對於美國海軍在關島 (Guam) 設防的計劃表示着特別的重視，二月二十四號眾院各代表開

以不至等到被日本佔領了好久之後才把它收回來。即或這些地方已被日本佔領了，但新加坡與巴拿馬運河如仍然保持軍事上的原有能力，則上述一切地方還是有保障的，所以保障新加坡的意義是異常重大的。能够制止日本橫行於遠東的祇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日蘇開戰了，則日本的力量根本動搖，一種是列強開集體的行動起來，以新加坡為中心，制止了日本。

現在列強各國必須以孤注一擲的精神制止日本的侵略，這是極平常的道理。一九三一年的往事，日本佔領了東北，因而威脅了遠東各國的時候，本應對給她一個嚴厲的經濟制裁，那時候就是英國太滑頭，過於自私自利，眼光太短淺，同時又因為美國並沒有與國聯合作，以致大好機會白白的放過去了，到了今天，要想制止日本的十字軍，要想制止她征服世界的企圖，其所需代價之大，遠非當年可比了。

我們今日所生存的世界，是一個戰爭氣味瀰漫著的危險萬分的世界。德意志三大強國正在以全人類為敵，發動世界規模的戰爭，每一個國家，除了以武力保障自己的存在而外，便祇有滅亡。幾世紀以來，由於人類文化的進步，所製成的限制戰爭的一切方法，全都被這些侵略國家所毀壞所破壞了，法西斯侵略國家用盡千方百計來進行戰爭，除非她征服了全世界，建成了「世界帝國」，便是她全部的滅亡，而外沒有別的路子。這一場戰爭，世界任何國家任何人民，都得參加而無可避免，所能够任其選擇去做的，祇有一點，就是手段上的取捨。(原文見 *Amersia* 五月號)

★ ★ ★

會，便一致反對美國的這種計劃。

常常刊登着日人在中國瘋狂暴行的消息的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最近該報立向宣佈：若到日本克服了馬尼刺之後，那時他就要揭穿了他的假面目。因此，報紙即要求政府，對於日本，非立刻施以緊強的行動不可。

雖然日本方面是這樣地猖狂橫行，毫無忌憚，但英美二國，對於日本法西斯蒂侵略者，乃懷着恐懼的心理，他們彼此之間仍存在着「猶豫」和「猜忌」。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而日本最近仍感到英美經濟的壓力，其中尤以感到美國經濟的壓力為更甚。我們且揭開英美兩國文曾說日本，論界有力的評論不提，反指出日本統治階級對英美恐懼不安的狀態，先來談一談關於最近英美對於中國信用借款。英美兩國企圖純粹用商業的方式去對付日本，誠然，用政治經濟的壓力，去對付日本，那也的確為人人而公認是對待日本一種很好的方法。

最近，英當局在居住日僑有復原人的數目的而同時亦為日本久已想圖取的英屬波濤洲島，對於日本，更施以莫大威力的壓力。

至於美國呢？除借巨款（二千五百萬美金）與中國外，最近政府又聲明：說是自去年七月起，美國即實際上停止飛機和彈出口貨運往日本。這對於日本是一個很有威力的打擊，因為日本大量地從外國購買飛機，其中所購買的大部份，便是由美國所供給。

### 國際公憤

日本在中國殘暴的行爲，曾引起英美兩國人民的憤和嫌惡，這種公憤和嫌惡，對該兩國統治階級的影響，我們是沒有方法可以去估計的。

在英美兩個國度裏，親日派的份子，仍舊在那裏繼續地工作着，他們希望把英美對日本初步所採用的步驟，使之阻止，使之不發生效力。因為英美那些對日本，初步所採行的步驟，英美兩國若能實行一致地繼續進行下去，對於日本侵略的行爲，將是一個很重大的障礙物。張伯倫政府的政策，給與日本在英的行動上，一個很廣之自由活動的餘地。

最近，英國有幾家報紙，登載張伯倫或哈里斯克所有前往訪問東京的傳說。假若張伯倫常常去訪問東京的話，那麼我們也找不出任何理由來，去阻止張伯倫或哈里斯克非正式地代表官方去訪問日本，爲的是去求得英日雙方的諒解，（自然非犧牲中國不可）的新的企圖的實現。這件事，將來也許演進到，像過去英國企圖與于垣一成就話去求得日方諒解的事情一樣，但當于垣一或其準備齊畢，將前往訪問英國時，忽然又被日本的齷齪主義者半途阻止了。

泰晤士報關於十二月近新文磨的宣言所作的有力量的評論，說明了這件事情的重要意義。這種有價值的報紙並指出：「和平這個名詞，在中日雙方敵對的情況下，在中國已走上了末路」。

### 日本在美洲的陰謀

日本及其他的法西斯蒂者，在美國和南亞美利加洲領土上的活動，特別地引起了人們的注視。誰也不會料到；最近，在智利所掀起由德義二法西斯蒂國家所發動的大動亂，日本也是其中共犯之一。同時，又據美國的報紙宣稱：「日本已早在近於巴拿馬運河區域的尼加拉瓜領土上建立起來了許多日人的居留地。」

這些事實，反映着平沼首相元月二十四號在上

院的報告意義的重要。他說：「假若列強對於日本施行經濟封鎖的話，我們是有報復的手段可以去採用的」。日本法西斯蒂報復的手段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猜想到，一定是包括着經濟與各列強不合作，一及日人在世界各處（美洲大陸自然也在內）去作種種偵察和擾亂的動作。

日本政府，最近又向各國採取更進一步的挑戰行爲，特別地去鼓勵本國的報紙，公開地在英美法國家內，製造出無窮的恐嚇和謾罵來。去年底英駐東京大使哈略來基（Chelmsford）之被召回，便是很重要的例證。當時日本報紙指出該大使的罪過是：「他雖然在東京住過了很長的時間，但他終不明瞭日本人的大公無私」。

### 日本與法國

日法關係的緊張，從法政府給日本的通告書，不接受谷正之（Foujita）任日駐法巴黎大使內，便可反映出來。去年谷正之在上海以外交人員資格，盡一己之所能向政府提出了許多反對法國的報告書。在最近日本國會議議上，有用（Foujita）會講演說：「日本應堅持原有的立場，除谷正之之外，不應該再指派任何人，去任日駐法巴黎大使。」

海軍部的破佔領，威脅着整個法國的利益，那自然是意料之事。最近日本，紙又在法國製造出各種的恐嚇來，而且要求：「法國在印度的努力應宣佈完結」。這種事件確包含了很嚴重的意義。所以目前法共和國，無論在遠東或在歐洲，全籠罩在日法西斯蒂迫切的危險威脅下。

這一切全是法西斯蒂侵略者，在勞動分工下面所成的。現在他們還在那裏加速地製造第二次帝國主義決鬥的戰爭。

# 英國的態度——應戰

介人譯  
D. B. Cooper

「現在德意志是我們的，不久整個世界都屬於我」這是今日全德的兒童與青年男女在大街上所唱的歌。我們知道，任何國家的意志，它在歌裏裏的表示，此之他們領袖的演說要顯得多；但是今日的情形，無論行動與歌都表示着同一目的。

近來國際政治上的言論與事實，都是顯露的表示挑戰，竟不容我們再有任何的懷疑或阻礙。在我們對付合作的過程中，使大量異族的人員，犧牲其自由的願望而強使合併，同時又未替其提供保證而輕易的成全了他們的領土要求；但是這種合作的結果，證明了一件，就是希特拉的初步願望，不是空的，而是以武力統治歐洲。幾乎是同時的，墨索里尼又抱着這樣的一種信仰，說是和平對於文化是種罪惡，意大利之所以不願立刻作戰，乃是需要休養，培植國力。這樣看來，如斯言論的繼續發表，如斯行動的繼續容忍，以及如斯領袖的繼續發表領袖，歐洲就絕對不會有和平；即說德律而避免戰事，那麼緊張的局勢，必得延長，瘋狂的擴軍，更加着緊，最後也是使我們同歸於盡。

時至今日戰爭已是無可避免，我們必須準備三個月防禦步驟。第一是民主的國家必須團結一致，顯出它們確有如全語國家同樣的能力。其實全語國家的團結力量，德意志一般歐洲的人士，因為那種團結完全是在武力統制的基礎上，其在一般人民的心理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一旦達到真正測驗，這種內在的弱點就會暴露。但在英國方面情形却完全相反。表面上在國會裏充滿着各種不同的意見，其實在這種公開相反意見的後面，却具有一種深奧的團結精神，一旦這種精神力量顯露，直足使世界驚

倒，一九一四年的故事，便是如此。就現在的事實而論，也能證明。當首相在國會裏溫和的宣佈，先將地方軍改成戰時編制，再將數量擴充一倍，這在英國史上，要算和平時代的創舉，但在國會裏却毫無異言，一致的同意的。甚至像反對黨領袖格林伍特，以高貴的態度提出幾個建設性的問題；辛克爾先生竟至放棄其自由黨的工作而為國服務。所以我們說，就在今日，一個舉國一致的聯合內閣核體，早已形成。

我們答覆挑戰者的第二步驟，就是備戰工作，這最好是成立聯合內閣，進行更能順利。工黨雖說至不願國家安全，那是不足深信的。與充地方軍案的主要價值，在於表示國際局勢之嚴重，和政府決心採取有效方法以增英國的作戰能力；但在同時，這個法案也受到公開的嚴厲批評。蓋着局勢確屬嚴重，政府則應採取更有效的步驟，反之，倘認為局勢逐漸緩和，威脅即將過去，那麼這十七萬的新軍實無長期存在之必要。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得指明：這個未經普通立法程序而成立的擴充地方軍案，其結果自須延長軍備時期，蓋着差遣未經訓練的軍隊去作戰，非僅錯誤且屬罪惡，但若長期軍訓，使從軍青年長期失去工作，其結果亦將影響其愛國熱誠，得不償失。現在國家留濟大量青年，使他們犧牲所有的假期和自由的時間；有時甚至在最佳的季節，國家招徠其可能供給數量以上的工人，從事某種的軍事設施的這種犧牲程度的日深，更使我們明瞭，就是我們的不能維護國主權之競爭者的德國，早已利用其愛國熱誠

而推先了一步。我們這種不公平而不民主而不科學的方法必須停止。年青的英國自領地早已做了我們的榜樣，澳大利亞與西貢早已施行強制制度，我們實在不該落在他們的後面仍舊遲疑。在下次大戰中，喬治會有譴責政府向驚人演詞，不意後來他也做了政府裏的一員，說是一切的決定已經是太遲了。所以我們必須避免這個同樣錯誤的重演，要知道再也沒有比「太晚了」一句話更慘慘的了。

第三，英國必須要團結一切階級，動員所有的物質，與聯合一切可能同盟的友邦緊密合作。所有討論和平條約或虛假聯盟的時機，現在都已經成為過去，無論大國或小國都是同樣的受着毀滅的威脅，這種共同的災難必須以共同的陣容來求保障。大家必須負起責任，互助到底。凡是反對專制與野蠻的同盟各國，都應該抱定決心，即使犧牲到最後一力量，仍可使一般唯武力主義者可能感動，這是留給他們悔過圖新的機會。他們現在仍然可以到會議室來，那裏容着多年的椅子依然存在，於和平階洽的空氣下討論他們的要求。現在仍是可以協定的方式，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時或減軍備。但可惜的是在這樂觀的結論上有二個障礙，一是獨裁者早經說過，他們並不希望永久和平，而另一個，就是他們所說的話，早已證明是不可信任。

所以，英國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得要準備最嚴劣的形勢。我們不必再顧慮這最惡形勢將如何可怕，我們已經受够了毀滅論教和文明末日等的恐嚇。我們的防禦力量已在發動，飛機也在製造，我們有豐富的資源，我們有勇敢的決意。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嚴厲的訓練，所以人人必須像我們的祖先一樣，堅決的前進，忍為自由而死，不為好客而生。（原文載四月十六日香港《Sunat Herald》）

# 希特勒的反對黨

一譯

今日德國，除共產黨外，(他們已失去活個秘密的政黨，最低限度有些對各黨表同情)的。各黨之彼此間是互相聯絡的，其目的在推翻希特勒，好讓自己上台。

某處某酒店之內，有六人圍桌而坐，刺鼻之煙味滿佈室中；幾不能見人面，其談話聲，若以之聽味咆哮的放大器，微小而沈濁。彼輩非託安閣，內實志志，既須時時防警下之有竊聽者，又須察察會時時取報告。這時有一種紳士之流者，手執紙一束，朗讀下列之新聞：

「羅斯福總統要求擴張美國軍備……邱吉爾說……葛尼爾和平有害於文化……英國軍備在擴張了……西班牙共和黨攻擊……本來這些新聞即毫無秘密之可言，在美國只須費三分錢買張報，便可看到的。可是在德國就大不然了，知道這些新聞是犯罪的，也得帶手拘在集中營里挨苦，甚至請你看管劍子手的滋味。

有一個人起立報告，他是郵政局的書記。他所報告的是關於檢查郵電新法的新聞。

又一人說：「我們現在獲得一套全新的機器，從今以後，我們每日可以多產飛機一架。」說這話的人是在空尼士太爾廠服務的，此廠有一規模甚大的飛機製造部。

又一鐵路工程師說：「馬格德堡格爾格的支線太狹，不唯運輸軍砲……我們正在設計把路改寬些。」  
又有一個帶着獨眼鏡的美少年說：「我今早收

到巴黎大使館最近的報告。威爾遜克謂法國外交部……」

一面說，一面大家紀錄。移時而後，五道晚安高呼希特勒萬歲而散。翌晚，大家再記下來的消息分圖在一場所或假人家中牌桌上向另一組報告。今日德國，民怨上蒸，已達極點。此固不僅報告情上的反對，或隨隨便便的聚在一起作無效果的反對而已。蓋已趨於有組織的反希特勒的活動中心，且各有其種種不同的政治的意見。

這在整個歐洲歷史中算最保守的革命運動，一半的人民中——不論其為社會的，職業的，及經濟的情形——意謂已有萬個力行的領袖為第四帝國的先鋒。他們亦自承的，及經濟的情形——意謂已有萬個力行的領袖為第四帝國的先鋒。他們亦自承有萬個力行的領袖日第四帝國的先鋒。他們亦自承為文明世界的突擊隊，以與好殺成性的野蠻主義相對抗。據特務隊的報告，他們已組成了十二個德漢克拉克西式的政黨。其中四個政黨成立之遠在希特勒乘政之光，其他八個都是新成的。

十二個政黨以外，——其中十個完全是民主的集團——尚有共產黨，自為其政，因此不當列入「不得採取任何獨裁形式」原則之下。

社會民主黨會於一八一八年時威震二世之專制而造共和，以社會黨一黨人為總統，其黨員以百萬數，然為時甚暫，該黨現雖仍以前名稱之，其原有的執行委員會擬在歐洲幾個自由城市中從事活動，而其秘密黨員很反對該會之領導權，他們曾同情該黨流亡在國外的幾個領袖，組織一個同樣性質的集團，當希特勒演說制勝日耳曼民族之際，主張以

武力反攻。

德國國內有自動能力的工人，是由過去不知作工的男女補充起來的，此亦由於希特勒壓迫所致。其理甚明，該黨知名的領袖甫爾遜居在德國而不與民衆相往來。

社會民主黨所吸收的黨員多半是工會所認可的熱心工人，有極少數的低級政府官吏亦奔來此旗幟之下，因為他們想到過去在威爾遜共和之下，生活之舒適，工作情形之良好，任何運動中心之被禁止之情形。現該黨已佈滿全國，尤以工業中心之所在地。其黨綱仍為民主演進的社會主義。彼輩現雖仍自承為第二國際之一員，但於第三國際在政治上的功能，絕未加以考慮。

第二個大黨便是公教中央黨 (Zentrumspartei)，此黨的人物有卜魯爾，麥爾茲卜格爾，維德德諸人 (Brundin, Marx, Eckhart, Weid)。其黨綱於其特種的政治上的主義，現已變而不諱，此連續不絕的秘書工作，只是鼓吹要保保持信仰上的自由權利而已。

這一黨的秘書領導，與教士輩絕不相統屬。教士們在佈道之時，亦往往公開的主張信仰自由的原則。兩方面的動機雖同，但公教黨人感覺痛苦的，他們在秘密的積極活動，而教士在教會中所述的自由身是理論的。從事此運動者常秘密地介紹被禁止的教皇通諭，國內外教士的講演，以及羅馬觀察報與其他他的公教刊物所載的反納粹論文，而議會中或其他過去的中央黨領袖從未見活動。

德國有好多保守的人，連退伍軍人在內，現又重疊被以恢復德國國民黨 (Deutsch-Hautpartei) 為己任。此黨因極秘密院勒胡金保 (Hug Kuntze) 之資助始克成功。胡氏亦曾幫助過希特勒

參加過第一大的權能內閣。他又是烏發影片公司的老闆，與各大日報及其他出版事業都有關係。在所謂哈志傑陣線中 (Hartzfeld Front)，他又是在希特勒的同事。在納粹黨執政後三個月內，胡氏被迫而辭職，一年以後，國民黨的普幹德國退伍人員被解散。不久，此黨的新領袖們又組織了一個黨，不過徒有其表而已。其份子多半是工人，軍人則甚少。此外尚有其他秘密的德國國民團體，其中最富於色彩的，厥為德國大同盟。

德國國民黨的基本政治主張在恢復君主政體，其心目中所以提出的為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德國國內每一區域都提出皇位候選人，但威廉及前皇儲未被提出。其在經濟方面，照黨綱上所載有相當自由主義化，尤其是關於團體訂約及承認工會之存在。其所以有這一點自由，由於這些與德國國民黨同情的人之勸說，他們認為對未來德國的勞工階級應該有點好處。最擁護這一黨時是那些保守而視嚴迫的新教徒，以及大企業家，他們恨德國國家多方的干涉，致使德國經濟生活全趨於布爾希維克主義化。此外還有大地主所以擁護國民黨者其理由亦在此。

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nde)，此黨本發起於當年威瑪共和下之多數黨，而與社會民主黨分裂而成者為一急進的小黨。這一黨現已造成一種介於左傾各黨的中間地位。

共產黨自身，雖在過去為德國各大政黨之一，而潛伏於第三帝國之中。其所以與各在野黨不相聞問者，因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與工農專政的。言德國共產黨之力量者，往往過甚其辭。迨乎今日，更速不如從前了。自納粹黨執政以來，共產黨人之遭難者，較之其他各黨，真不可同日而語，以共產黨

中之負責者，向為納粹黨人所素識，故其被逮捕亦至易。一九二〇年以降，共產黨的情報設備，遍布國中如蜂蟻，但語其力量，則微乎其微矣。自一九二三年以還共產黨的小頭腦時在更迭中，加之共產黨內部又有政府密探混入其中，因此其一舉一動政府靡不知悉。於是特務隊再從而搜捕之，破壞之。德國新起之各黨而為衆所聞知者，厥為施拉杜

陸博士 (Dr. Otto Strasser) 所領導的「黑色陣線」 (Black Front)。此派本則民族社會黨 (即希特勒黨)。因希特勒所重在民族，在日耳曼血統，故該黨為今名。同為一體，等到一九三〇年始分家而另立門戶。此納粹的叛黨者或曰托派，在希特勒秉政以前，尚無力形成一政治單位。於是乃乘希特勒不暇重視「老同志」之際，居然分肥大行其道。此所以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而有「清黨」之舉。

事後民族社會黨人方知領袖有意擱置其最初的經濟法想而不求其實現。清黨之結果，若博士之兄亦羅斯維，實為納粹領袖中之最負榮譽者，且曾誘導納粹工人使之叛離馬克斯主義者集團。黑色陣線的主義為：(一)在政治上採取德國的民主政治，不得有絕對多數的黨派，俾政府得保持其均勢；(二)有充分而完備的少數民族的立法，俾各個可自由選擇其族屬於少數民族或為德國國民，而不加以種族上的限制；(三)以工人與國家共同參與生產工具之方法，修正資本主義，工人得分享紅利。此為德國在野黨中承認德國猶太人為國家少數民族之首創者，加入此陣線者有無產階級，小資產家，稍有資產之軍官，此外皆認其尊重私有財產之有限制也。

人民社會突擊團，其前身為「日耳曼先鋒」，筆者於一九三二年方始知之，在一九三四年時，此團與各工人團體聯合時，曾一度名為「德國人民社

會運動黨」這黨。是反階級戰爭的，其黨員多半為中等階級，向者大陸諸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所主張的為國際主義，今則代之。為歐洲合作以減輕經濟上的痛苦。他們所主張的為地方自治，因此深得德國西南部人民之同情，以此聚眾恨納粹的權力集中的政治。此黨更獨有其土地分配計劃，如擴張小農，獎勵集合農場是也。其於經濟，主張個人主義的經濟，而以社會改良之方式調整之。

此黨於去年曾聯合各在野黨成立一德國反希特勒主義陣線 (Deutsche Front gegen Hitlerismus)。這一陣線至今猶在，不過其名稱時有不同，其所參加者亦非僅為原有之團體。最近「人民社會先鋒」一鼓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必須打倒希特勒，庶可免有第二個凡爾賽和約。因此吸引了很多的政府官員。又有新創始者：「Neu Beginn」，乃前社會民主黨之支派，其最初的目的在分解所有的馬克斯主義團體，而造成一個新的運動，容納各種的馬克斯主義者，從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以至左翼的共產主義者。這計劃失敗了，近有企圖與中等社會及農民團體合作，同時更保持其馬克斯式的社會主義者計劃。幾個星期以前，此黨與社會民主黨因策略上的不同，終於分手。再忠於社會民主黨了。這一團體的活動多半是政府的低級公務員，也是這一團體的特徵。

德國自由基督教大同盟 (Christlich-Deutscher Bund für Deutsche Freiheit)。這是一基督的社會團體，根據教皇李和十三世的教諭，以修道及謀社並改進為職志。其黨外而為過去公教中央黨的重要人物及抗議中人多參與此同盟。成立於一九三六年，其目的在希望第三帝國有恢復宗教生活之一日，雖經公教教士之急烈的反對，不顧也。

# 值得回憶的一頁

(四)

裕庭

## ——徐州突圍——

天已經十點多了。在我們工作正緊張的時候，忽然間有人在外面喊，說有敵人的飛機五架來了，大家都趕快地結束了工作，有的各奔去找隱蔽的地方躲避。我從辦公處的後門跑出來。到了難民聚集在一起的空場上，這時難民們，一部分已翻過寨牆，跑到寨外去了，一部分由山君仁玉堂二位強迫他們在附近的一個小草屋內，還有很少一部分，仍停留在那裏。

飛機嗡嗡的聲音，漸漸地由遠而近了，這時已有人看見飛機了，我那時看了看四週，全沒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但不驕肥又不成，不得已，便跑在一偽農民家中畜牲口屋中去了。真乃出了意料之外，想不到已有得九位同志先到了那裏。但爲什麼要躲在這屋裏，當時連我自己也說不出道理來。

炸彈弄下來了，每個人全失了常態，我看見有好幾位全鑽在一堆碎草堆中，還看見有兩位女人，把一個草繩子放在他的頭頂上，還連我自己說上，那時也真有些害怕，可憐自己文筆笨拙，素不能把個人當時的驚慌的情形描寫出一幕來，以飽讀者們的眼福。

炸彈愈來愈近了，每個人全在担心中消自己的生命，假若那時你如果有一架照像機，能把各個人攝在鏡頭上，你便可以看出来，每個人面部都是露着何等恐慌的表情。

機聲逐漸地遠了，我才從草屋中走了出來。空場上那個難民被炸死了，一個婦女的頭頂全

炸掉了，剩下了一個沒頭的屍身還在那裏放着，另一個年邁的老頭，肚皮被炸裂了，肺臟全部流露了出來，這種慘無人道的景象，叫人看了，除了咬牙切齒地咀咒屠殺者的殘暴外，實在令人有說不出的滋味在心頭。

走了不遠，恰巧遇見了一位王同志，他約我一塊趕快到野外去躲，因爲說不定等一會敵機還會二次光臨的，我便顧不得再去找君仁玉堂，就和王同志一塊往郊外去了。

剛一出寨門，飛機聲又響了，於是寨內的人，整個地動盪了起來，都爭先恐後地往寨外跑去，我這時也只得拖着兩隻笨重的腿往前跑去。這次幸而敵機從村旁飛過去了沒有送下禮物，否則的話，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恐怕或者較前犧牲更爲利害些。

在郊外的樹蔭下，一直躲了一個下午，等到日落西山，天已黃昏的時節，才同王同志和幾位村民一塊地回來了。

一進了寨門，首先便碰見君仁，玉堂，他倆很着急地與我同聲地向我說道：「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整整找你幾個鐘頭了，但始終也見不着你的面，我們全怕你和大像有什麼不幸，故飛機一走後，便去找你們兩人。轟炸時你躲在哪個地方？沒有受驚嗎？」

「我躲在一家人老百姓的畜牲口屋中，一個較爲重重的炸彈，落在距屋不遠的地方，幸而屋子沒有

德國自由黨 (Deutsche Freiheitliche Partei) 乃希特勒執政以後極產生的，頗類基督教同盟，其黨員有小實業家，教員，鐵路人員，以及政府官吏，再有柏林各報通信記者，這一組織其所以爲海外所周知者以此。

除所列舉之羣衆運動外，尚有幾個小的團體，其中值得說明者有三：一，德國青年黨 (Jugendbewegung)；二，革命農民 (Revolutionäre Bauernschaft)；三，青年同盟 (Bund der Jugend)，此爲希特勒強迫組織青年之反響。當希特勒統治之第一年，各在野黨亦曾以同方式的宣傳從事選舉運動，移時而後，以秘密工作所得的經驗，方知民衆所欲知者不國內外的正確消息，而不在煽動的小冊子與傳單也，德國人民因政府統制新聞，其欲求秘密傳進的新聞急切，因此得知國內食物之缺乏，工業原料之不足，以及世界對於德國之輿論。

被希特勒放逐在國外的各在野黨領袖，其所雇用的秘密密信使者，當在萬人以上，聽德的傳選新聞始在國內作秘密運動的同事。

最近有某黨成立紀念日，有(德)德國重工業界的領袖人物演說，此人曾一度是希特勒經濟上的後台老頭，其演說的內容曾記下來寄往海外在野黨的代表傳觀。這是在納粹德國是破題兒身一演。講演者說：「沒有仔細研究德國在政治上的專橫宣傳，是極大的錯誤，如午及此，世人仍致如是驚恐，而使希特勒得方子略大名。……」我曾有幾次到民族社會黨外交人員養成所聽過講，我也聽過畢雷道爾的講演，他演說講，在外交的功效。又說權力之行使以國家利益爲前提，這一原則同樣可應用到外

中了「頭彩」，否則的話，我恐怕早已永別了你們，而與世長逝了」，這時我發現君仁，玉堂混身上下還染着黑灰土，便不由地說：「你倆怎麼了，爲什麼身上頭上還有那麼多黑灰土呢？你們騎在什麼地方？受了驚了吧？」

「真危險極了，當我們發現飛機來了的時候，那時我們正在難民羣中和難民作個別的談話，於是，立刻便迫着他們其中的一部份躲入一個小草房中，他們起初全不願意躲，但經我們再三飛嚇後，他們才真聽從我們的，轉進了小草房中。等後來敵人的飛機來了，炸彈弄了，又有一部分人，認爲躲在屋內不保險，還想跑出去，但全被我們兩個阻止住了。敵機弄下來的炸彈，從炸彈轟炸的轟聲中，得悉越來距我們越近了，這時每個人更加恐慌起來，猶其是有幾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太，她們全害怕得嚇得流出了淚來，炸彈終久光顧到我們的頭頂上了，幸而是個很小的手榴彈，更幸的是恰巧落在草房的一無人的角落裏，所以我們雖然大吃了一驚，但總算還沒有傷人。也真可謂不幸中大幸啊。」

我們正在談着的時候，大偉從城外跑來了，這我們才放了心，知道大偉他也很安全。他一見着我們便說：「南門外那幾分炸彈坑，的確令人可怕了，看樣子那幾個炸彈至少要在五百公斤以上，那幾個炸彈彈啊偏落在外寨外，否則的話，如若落在土裏面，那恐怕整個寨內的房屋將全倒塌下來，生命的死傷，恐更不可以數計。」

我們爲好奇心的驅迫，便又索性地到寨外看了，一上。首先映到我們眼內的，是一個壯年人的死屍，上面蓋着一條破爛席，一席老太婆和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另外還有兩個小孩子和一小女孩子，圍着這位死屍在病榻着，很顯然的，一望便可知，

這位犧牲在屠殺魔手下的壯年，他是一位上有老母，中有妻妾，下有三個孩子的家庭的生產者，也可說是個個小家庭中物質生活唯一的負擔者，然而現在他終久告別了人世，一家大小的生活，恐怕立刻便要成問題，這真能不使他們哀痛呢？

到寨外看了一下，便立刻回來了。回來稍爲休息了一會，便又開始去進行救濟當日難難者的工作，事先由大家共同決議，凡死傷而無力掩埋者或治療者，分別給以三十元或五十元。工作後統計的結果，我們知道這次敵人工傷炸彈當集，死傷約有六七十人之多，其中以難民死傷佔最大多數，本地居民死傷較少，而難民中死傷較多者，猶以台兒莊人佔大多數。

(未完)

## 墾殖 天路

遙遠的地平線上，飛散着三朵五朵的妖烟，淡淡的夕陽，照着長長的樹影，小小的水流過路邊，誇張的喧嘩，彷彿要把樹影洗刷了去，河灘上鋪着的碎石光閃閃着顯得平衡地空寬。——這荒涼的西北高原，找不到揚柳岸的江南，晴朗的風沙天，在往日山頭上是安息的，今天是莊嚴而熱烈的沸騰着；荒田上蜜蜂似的擠滿了千百個雄糾糾的戰士，——每個人掛着天真而愉快的笑容，在喝采着，歌唱着。

荒田被他們的影子填住了，他們沉重的鏟在溫暖的陽光下，傾瀉着銳鋒的光芒；古老的土地，歡喜的滾動着。它知道它輝煌的壽命，將在勞動英雄人們的手中出現高聳的山頂，碧黃的土地，伏在眼

交上。所謂「謠言」與「道德」兩個概念的區別，只可適用於國內，國外不與也。

上述重工業界領袖人物之演說，其演詞之結論復謂：「德國各在野黨必須認識大時代已來應了，我們各個人應充分的準備。正如我輩今晚之小小的集合，在這時候，青年工友集合討論；公教徒熱烈的讀當局認爲非法的羅馬教皇的教諭，舉人冥想過去所獲得的自由。此不僅我們已經覺醒，我們民族年事尚輕的子女們，都已覺悟了。」

此輩不僅有口舌宣傳使空氣緊張而已，更擬設設有廣播電台。現如何不容許，以下所讀者則爲周知之事實。黑色陣線的秘密廣播電台有三，其中兩個設在南美。福密斯工程師管理其事，其在捷克者被特務隊所破壞。人民社會先鋒有二電台，設在沿地中海的某某國內。共產黨有一個秘密電台，有時在西班牙廣播，有時在明斯克（Minsk）要塞地帶附近。社會民主黨同電台在奧國亞爾的山上。除此以外，還有好多小的發電機。有的放在汽車里，有的藏在游艇里。還有一一廣播機器裝在德國國家鐵道公司車中，於開行時于廣播氣孔聽到過一次播音并不清楚不過鐵路人員的耳氣够偉大的了。

這些人所以如是出死力者，若謂其在打倒希特勒好讓自己的黨掌握政權，此在消極方面可說是言。他們實自以爲是保存西方文明的戰士。德漢克拉斯西之目標下，各團體彼此間之不能一致，正如各國政府所決定的聯合問題法。但各在野黨皆欲取現政府而代之，則甚確也，我深信今所形之以領袖導明日德國之政治哲學，唯有在自由討論中求一致，所謂自由統一之德漢克拉斯西是矣。

——原文載芝加哥New Week 周刊上，今年四月廿七日出版。作者爲 Fritz Max Cahnu

裏，修金色條羊，發出金色的光。久盤在自然裏的翠山，響起了嘹亮的睡吼。

勞動熱情在胸中奔發，投出偉大勞動的狂瀾；英雄不以爲自己的了不起，但是在羣衆中却必然要博得大家的敬佩與喝采。

他們最能勤苦，耐勞，互相幫助，極憤，勇敢。認爲多拓一畝地，就是多教一個鬼子。開墾一個山頭，就是收復一塊土地，在山頭不怕吃苦，就是牛火錢上不怕死的表示，沖鋒起來鋼筆是好漢，拓土誰也不願落人後。夏雲就是這樣的一個活例，不講在學校，凡是知道他的人，都讚賞這樣的一張素樸。

一面生產一面學習，克服困難，敵人喪胆。這些話將夏雲一個字的吃在心裏，在持久戰中，我們這多逐漸的將要變成兵，農，工，學，商一個大的學校。這些字眼感動了千萬個人的心坎。更在他的心項裏，烈火般的在熱望著。他深知這生產運動的進行，正是實現這個計劃的開始。

在生產突出，克服一切困難創造千百個勞動英雄，在生產突出運動中，保持經常性與持久性，積極努力爭取生產運動中的偉大勝利，在校首長的帶領下，都以爭先恐後的精神來爭取生產戰線上模範的突出隊員。

夏雲是一個向上者，而且跟許多領導者一樣是一個堅定心思想的人。所以當「生產運動」的號聲到他的耳鼓時，他就想着了這種事要用全副精神來推動它成功。他簡單而扼要的計算了一下，這種運動是挑色的，而細沙的，他一般的肩膀，和鋼一般的意志，這是一個很安全的計算，前提。因此，一粒粒的糧食就毫無問題像一塊塊的黃金一

樣的秋歌。

在另一方面這種意義也是應該想到的，而且也想得很週到，因爲他是一個細心而非實際的人，頭腦堅定，心從來沒有給幻想溫暖過，照得敵人八種子計算三萬畝地的成本是三十三石糧子，這跟將要獲得的巨大的秋歌，比較起來，簡直是一點瑣屑。於是假定的，——這只是假定。偶而年境不好，把每畝的秋歌算做六斗，那末當把最後一畝秋歌而最後一粒糧放進倉庫時，還可以淨得一萬三千石的現銀。

「你看，白晔我們這隊總共應該生產的土地是三百畝，現在他我們已經拓了三百畝。」他說給他的可愛的女同志聽。一面用手指畫著，接連不斷的三四個山頭都泛著金黃色，開荒足有三百畝在山腰聽一位老百姓也這麼估計了。但也却搖一搖頭，接着說：「但是白晔，却還要繼續生產，再來它一個星期。現在讓我看看一共有多少畝？」

「開完了一個三百畝，在突擊一週又來一個百畝——一共是六百畝，她很快的結算了。」

「要超過原定耕種畝數，」他快樂地繼續說道「要全體的經常路步參加生產嚴格遵守勞動規律，不難達到校長要求的水準線上。這爲什麼不可以提早完成呢？」

白晔聳聳肩，挺起了眉毛，如果人的不同像人的面色，要求人的才能五個手指不一般齊。雖然他們熱情的激發鼓勵的次數是同樣的。他這麼想，可是她並不說什麼因爲她熱心夏雲。

「萬一有意外的稽延，姑且多兩天，我想在五天内完成，這次決定的荒地。想想看白晔，在前幾將士都要靠我們吃飯呀。在他們守土的崗位上，在星光滿大字宙都肅穆的氛圍裏，開演小村中野雞的

我們，「安睡吧，戰士！」困圍已被踏在腳在腳了，我們將踏着，困難砌成的石階走向光明而崇高的地方？

白晔簡直不能不這樣想而且他自己的堂兄，雖然不用說是這房的，那無懈，那莽夫，那無用之長物，——從那民族解放的戰場上，贏劃着勝利的果實，送到領誠同胞的唇邊。

一個好的開始，等於完成工作的一半。夏雲荒木師團，搏鬥，通身大汗，潮紅的臉上泛著光，彷彿從太陽裏鑽出來的，要放出太陽的光來。他纏纏着興奮，緊緊他的額頭，要把荒山拓平。

「只要有決心，土地變成金。」夏雲鼓動着，「大家即決定多少，我們就要幹多少，加油！加油！」

「聽吧，行行出好漢，寒寒出英雄，老子是第一。」

「大個子發起大姆指喊着：『大個子，老子出關騎着，牛往那裏去了？被關下吹死了。』大金鋼歌的調子玩笑。

「牛皮非口吹，泰山非手所斃，事實勝於雄辯，看最後勝利。」左芬是操拉並手。

夏雲幾乎發狂了，看着這羣血性的小夥子，不斷的在他眼前跳動，他的心有些發起來。他的精神特別精美，感覺着世界上一切都快樂的，劇烈的香草的氣味使他清醒了過來。

「你瘋嗎？好漢架不住三拉！」夏雲激動着他們喊。意思是說無論多麼強壯的男子，也架不住三拉。山下挖到山上叫做一拉。

「誰說？我們就不服氣。」大個子和大金鋼講起聯合戰線來了，都表不服氣了他們。果然七拉八拉仍無遜色，拉得處女地見刃則身破。

「幹呵，活的敵人能打死，無損泥土何足掛！

「說說斯曹，幹呵，最後的天。同學們同聲的高呼着，突擊，沖鋒，搏鬥，挖着自由的土地。」

「小唐，急是一天到晚的拉尾巴，」夏雲聲音裏充滿之熱情。

這是引的一段故事裏的話，有一位楊同志是一個因抗戰受傷的榮譽戰士，他的手和腳都殘廢了，可是他參加開荒並不後人。正因為他殘廢，開荒的慢，同學們就常這樣喊着：楊同志，一天到晚的拉尾巴，」來取笑他。但是楊同志每每聽到這樣的話，他就奮不顧的往前沖，甚至連汗流滿面，氣喘如牛，口裏還說着：「幹幹幹晚上八點鐘才回去吃飯，」的話來回答大家。

他漠然的望了望夏雲，一句話也不說，那一雙疏淡的眉毛。高高的抬起前額上便滿是皺褶了，而每條皺紋上都似乎風霜的烙印。夏雲呼了一口氣，但立刻又鼓起了欣喜。叮嚀道：「新田就是吃力的活，莊稼人靠天吃飯，到時候就得新田。你忘記俗話說『靠天吃飯，清明好新田。』若碰到小窟洞，可挖不理好，裏面藏着小灰鼠和麻雀。」

他們所憑依的是舊習和結，黨規是共同的敵人。即便偶然一鍋挖出一鼠，大家就如看見了「耗匪」一樣三拳兩腳很快會把它消滅。雖然這兩分錢於工作是絲毫也不影響，一個偷錢的小鼠，不會讓他起了破壞生產的作用。

這裏應該說的是，小唐在八歲時，他的父親就去了世。可是她母親親耕着田，她丈夫的田一半出租了，在餘下的那田裏種着蔬菜。因為她種她的獨子。她很嬌養他。並且希望他將來做一個莊稼人。他自己也這樣希望着。於是她照顧田有了深的因。這他又回憶起往日他常常說的話。

「我八歲時，媽媽與我做一個耘田的，我也願意在田裏做活。村裏人都喜歡我，說我是個伶俐的孩子。也很可愛。那時已經上學了，我常常穿過村子經過老人的面前，那是春耕正忙的時候，他們會問我：「吧，秧田把的給你媽媽幫忙嗎？」我說：「幫的。」他受了刺激似的然後又接下去說：「你們可知道，那兒的悲慘和痛苦，受制於敵國人。連我的家也在內，到處是家破人亡，有好田不能呢！」

這年輕人的靈魂裏，被已往的渴望和痛苦的記憶又激動了！他眼光就暗淡下去，漠然的向空中望着。夏雲聽他的話。帶着火辣的猛烈的烈陽穿過枯黑的山頭照在小唐的頭髮上。

「我們實地過着這被人蹂躪的民族在怎樣的反抗着呵！要這這荒蕪的大地長出蔬菜食糧回答敵人經濟封鎖的狂妄！想想看，小唐，爲了抗戰，挖土就起勁吧。」夏雲說：

「呢，我和你一樣的高興，開一千畝地就有一千以上的興奮。」對於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成了火一樣心的人，理解生產和抗戰的一體，不是困難的事：小唐的臉上像一陣風吹散了一朵白雲露出的太陽，快樂的繼續說：「我的性子不應該忽而忽而而的。我出來的時候，我還跟母親說：『媽，像木村人所說的，你的兒子不像我一個，鬥鬥着的是兄弟，都是親子，下次回來看你，那一定是勝利了以後。』」

小唐很高興，新生的希望在他那爬滿了苦難的心田上開遍了美麗的花。困難在他們面前克服了，勝利由山頂反射過來。密密的叢林，隱藏不住那悲慘的命運。驚駭的山桃，那開血紅的口，歡迎着風陣裏的勞動英雄們，日將西沉時號號的大凌辰的驚濤原野，荒林感到這

裏末路之哀號，山桃快樂的奏着凱歌。在此強烈的戰鬥中，陣容益加鞏固了。「穩客」，「懶鬼」，「帶病的」都忍不住狂歌，而自動的衝向山頭了！「張同志，你那個份子不行呵，你看，你必須這樣。」夏雲的聲音。

「哈，看不出，我還是個老行家哩。」看吧，那個十個子用鐵一樣的臂膀，舞動鋤頭，發一聲喊，鋤頭擊落在土裏，輕輕的一塊解盤那麼大的土塊到了身。旁邊那個是人金銅着的紅了眼，一口氣趕上去，兩鋤並舉震得小山頭一抖一抖的。

另一個他使鋤頭在鋤頭當中，怪不得勁兒，於是他跑到山頭上。「在前作業」，「右前作業」的一下下的挖着，一個鋤頭也不受人換。能吃也能幹的那個一攔腰，每餐能吃十個大飯頭，人家叫他大肚皮。但他的勞動也特別強，他挖一鋤頭上塊比別人三塊都大，他勞動一天抵過好幾個他也笑了。

紅而厚的臉蛋，隨着動作一擦一擦的，他的鋤頭總是比別人靠前一點兒。夏雲常常這樣的喊着他們：「我們勞動女英雄，又能持久，又能持久，貴乎，女中戰！」

翻山越嶺，大家認爲女同志吃不消的。我們的華同志，不爲早出晚歸，從未肯後人，而且他挖起地來。在傾斜的約四十五度的山坡，草根交織，非深挖是不容易出土的。雨鋒時，她汗珠如雨，和男女同並認真。她還在休息時間，到山下民家裏去燒開水，每天兩次開水都在她的纖細的手中笑嘻嘻的搬上山來。

一羣小鬼，叫着，笑着，唱着，發育不全的小胳膊揮舞着自己修理好的細細的鋤把，快活的幹着

和鄰近的同志又是替他們砍那幾下，聽吧，「不要發信！開荒區！」他們是不肯示弱的。

「誰就自開荒區？不多說話，要是說句話就是『挖就開動挖，能挖挖什麼！』」的響着別人，不但挖的快，而且能持久，從未有『着綠毫的難色苦臉』。『是他開力大，奇妙，一鏟一大塊，博得大家都讚賞。』『好的大地作風』。

華國在田野中落漆，勞動熱情在詞中奔放。在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他們眼裏的青春。他們用汗水洗過的土地，這要用汗水來補植果實。

夏雲像鐘錶不停的工作着，三溝多開了一溝，並不埋怨開的荒地多。他想起一粒種子正把結實的成實收回，那就是辛勞上極力換得的價值。他望了望這氣壯神清的小夥子，在他的心裏開一朵明朗的花。他們禁不住用高興的聲音喊道：

「我們來！一！突！出！吧，大家快！雙手生命都捧出來吧，前進！」

「勞動英雄上紅圍。」一致的熱烈的喊聲響遍了這個農莊。

「幹呵，勇將出馬，山頭變黃，誰說山頭餘威大！」夏雲叫喊着。

他們迅速的完成最後的一塊土地。他們舉行比賽了，空氣比以前更緊張了。他們在生產競賽上向頑強的老坡作殊死的決鬥，任它剝剝肉，汗順流，沒有一個退出戰場，雖然兩手遍起了鮮紅血頭上的時候，也不讓老戰場上落沙塵。當春風吹起上山頂時，看吧，鏟頭起伏如同上好的刺刀向敵人衝門。在風吹起沖鋒號；嗚，嗚，……他們如同千年的仇恨要在這一刻算清，他們高喊着；「突擊呵，沖呵。殺……」呵！夏雲和大金鋼在活躍，白

嘩和大個子在活躍，其他的同學在活躍。

呵，大金鋼超過夏雲了，夏雲又超過大金鋼了。大個子超過白嘩了，白嘩又超過大個子了。

「呵，快成功了！」每個不同的臉譜上泛着一樣的笑。他們是快樂的，快樂永遠伴着他們。

太陽照着山頭的斜坡上露着金黃的圓臉，祝賀着他們的勝利。

「誰還跟我比呀？」夏雲與潮未息，像兄弟般的親愛征求着戰友。湊巧第一個應戰的是他的可愛的白嘩，於是男兵女將汗戰一翻，畢竟女將難及男兵。夏雲自豪自樂的笑着說：「我說你比不上，你偏不服氣！」

「誰再來？」他呼喊着。

於是「四大金鋼」「八大羅漢」都和他應戰，互賽了一翻。旁邊的戰士邊挖邊咕嚕着，「夏雲是男將！」

日子就這樣過着，每天早上當他初把鏟掘起，用有力的重量反下去時，他的頭有點發酸，幾乎要昏迷過去。但過了一會兒，它往往會變麻木不仁，要到晚上他回到被子裏去睡覺時才重新蘇醒起來。雖然如此，但他並不怎樣疲倦，憤於伏案苦讀的他，還能勞動到那些獵狗狂吠到精疲力竭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自己已工作得多麼辛苦，吃了多少的苦頭。因為他是一個心思堅定的人，所以那項主義一來，他就完全受其支配了。現在在他意識的前方是荒地，在後方是那開荒，而在這兩者之間飛躍着他的靈魂。始終金鋼把他們拉攏來，合成一塊的金黃色的一點，這金黃色的一點就那一萬三千石稔也就是那主意的結晶，和旁的或許會發生的新主意的出發點。除開以外，他並不念到其他的山事物，只是在鏟子舞似的閃爍地看到他們，但並不去思想他

們。他的手在工作着，他的頭腦也這樣的工作着，所以在他臉子的神情變成了非常緊張，那些外人見了他很害怕，但對於這裏的同學並不駭異。他的面孔是黑瘦了，但他的精神却永遠被強烈的遠大的光明照耀着。

一聲號響，全體休息。熱鬧的喧嘩在廣闊的原野上浮漾。一把鏟放下，人們又恢復了他，有說有笑，有的集合爭論。

「白嘩，辛苦了？」夏雲向這身經百戰的汗流滿臉的英勇的女戰士慰問。

「沒有什麼辛苦。」她被醒了，女微笑聲中露出一種自白語的答語。

「我們真幸運，獲得體力與體力的結合！」白嘩說。

「我們的生產運動，在民族解放的一個戰蹟；我們永遠照耀着世界，世界永遠照耀着我們。」

「你看，太陽永遠是我們的。」

他們專心致意的互相望着，微微的笑着。遠遠的山鷄的長鳴，打破了這春天的絮熱和沉靜。

「夏雲，夏雲，過來呀！……」李大個子搖着擺手叫喊着。

「你說，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呵？大金鋼簡直是開死木頭！」

大金鋼固執着自己的意見大個子受驚的叫着。

「這還有什麼爭論的呢，擺在眼前的蘇聯就是個實實在在的例子，證明一個國家可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解放的道路，社會主義先進人類走向最後解放的道路，社會高而仆後繼的前進，難道不是立他們一樣幸福的社會高而仆後繼的前進，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嗎？」夏雲把他們望了下來，在他朗朗的聲音裏，充滿了熱情，他搖了搖頭。很誠懇的

「誰再來？」他呼喊着。

於是「四大金鋼」「八大羅漢」都和他應戰，互賽了一翻。旁邊的戰士邊挖邊咕嚕着，「夏雲是男將！」

日子就這樣過着，每天早上當他初把鏟掘起，用有力的重量反下去時，他的頭有點發酸，幾乎要昏迷過去。但過了一會兒，它往往會變麻木不仁，要到晚上他回到被子裏去睡覺時才重新蘇醒起來。雖然如此，但他並不怎樣疲倦，憤於伏案苦讀的他，還能勞動到那些獵狗狂吠到精疲力竭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自己已工作得多麼辛苦，吃了多少的苦頭。因為他是一個心思堅定的人，所以那項主義一來，他就完全受其支配了。現在在他意識的前方是荒地，在後方是那開荒，而在這兩者之間飛躍着他的靈魂。始終金鋼把他們拉攏來，合成一塊的金黃色的一點，這金黃色的一點就那一萬三千石稔也就是那主意的結晶，和旁的或許會發生的新主意的出發點。除開以外，他並不念到其他的山事物，只是在鏟子舞似的閃爍地看到他們，但並不去思想他

他在這裏可費了一場口舌，他先說明了理由，

列的著作及許多文獻，才把金鋼說服

「呵，夏雲！夏雲！這不是與黎平同志的一  
關於一個國家可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說的

他笑紅了臉，像一朵雲霞。

大鋼拉過身子，他轉轉眼睛，固執的搖了

搖頭，喊道：

「小唐，偷擲了臉上連個汗珠都沒有」。

「光會開玩笑，你摸摸我的前胸鼓動的多劇烈

1。

小唐似乎被埋沒了方才建樹了極大的功績似的

，破聲的跑過去跟着喊道：

「白晝，白晝，那邊山溝裏一堆山鷄，轟的一

飛，嚇我一跳，我要是有一隻槍，頂少打它兩隻」

「還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她笑着紅嫩的脸像

突梅花。

「唱個小調吧，紅光多美呵！」他望着她的藍

眼睛，望着他潔白光嫩的臉上。望着她多而美麗的

頭髮。

白晝感到自己開的一大塊荒地，又想到那日夜

希求着的美麗的自由的未來就要到臨。便打起了采

興，歌唱着發瘋。

「陝北是個好地方，

吃小米，喝米湯。

一天三換洋衣裳，」

穿上紅褲亮。

歌曲的柔和的音調，開歡的響着過着，像

候鳥。飛行一樣穿過了鮮明的太陽的光輝。

一陣春風很淡的消失在原野上。兔子緩步，獵

熊，羊羣羊無不知遇過，山坡的荒草在灰燼的火

熱裏，燃燒着綠綠飛舞着的青烟極遠在仰望無根的

眼簾，大地顯上烏黑的班點。小唐呆立着尋覓似

的望了一下子喊道：

「呵，老鄉，指導員……」

農民指導員他素有滿腔的熱情，不知道什麼叫

做困倦，吃苦，耐勞，不避一險的來往着。指導着

農事，他處置得過得其當。把什麼事都安置好了，

馬上拂幾根花白胡子，才滿意地扭轉身去到另一塊

農地去。

「指導員，你看我們開的又深又鬆」。白晝

用最大的關心來傾詢。

「呵，女同志，也會耘田」？他沒有看破老例

的點點頭，他覺醒了似的答應了一聲。

「女人也吃飯呢？蘇得和男人一樣耘田。」

她，微笑了笑。似乎把事情看的更清楚點！「她轉

動靈活的眼睛，接着談下去。若似封鎖了邊區，不

耘田就沒有飯吃。不但和男人一樣的耘田，還得和

男人一樣的上戰場呢。老伯，你家有姑娘嗎？叫她

們來和我們一塊耘田」。

已經有不少的人集團凝視着指導員，像包圍着

房子似的在他的周圍。所有的人都望着想：

「呵，老鄉，這塊地新白米，行不行？」夏雲

指着方才開的荒地說，「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

九晚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垂柳。七九河開。八九

燕來。九九無凌絲。九九八十一天，天氣有一定的

季節。高粱，穀子，玉蜀黍，大蔥白菜，大蘿蔔只

要耘得於時，耘什麼都長」。指導員一鼓做氣の説

出來，他雖然已是年過五十的老頭子。精神還蓬蓬

勃勃的充滿朝氣。他講了許多關於耘田的事情不置

的地方，他很喜歡別人來問他。

傳來轟動的歡聲。在馬鞍山谷裏波濤，激流在

我們的土地上，迴流到我們這靜的故鄉。

「我們在山崗上，

山崗是我們的課堂。

頂着光山裏去。

歸來看到這。

山野充滿了青年快樂的談笑聲音，被壓着無數

年代的草叢樹木今天吸得第一口新鮮的空氣，從此

他是被人珍重的土壤。(完)

### 再生社叢書：

張君勱先生近著

## 尼赫魯傳

內容豐富

歡迎購閱

代售 全國各大書局  
價目 每册五角